



世界名著百部

Shijie Mingzhu Baibu

# 好兵帅克

[捷克] 雅洛斯拉夫·哈谢克 / 著  
吴俊敏 / 译

*Osudy Dobrého Vojáka Švejka*

值得信赖和典藏

全译本

这是捷克文坛有史以来的奇书杰作之一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普通捷克士兵帅克的形象。他的智慧、力量以及对占领者的不满情绪与自发反抗的精神引起了每一位读者的共鸣。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好兵帅克

[捷克] 雅洛斯拉夫·哈谢克 著 吴俊敏 译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兵帅克 / (捷克) 雅洛斯拉夫·哈谢克著 ; 吴俊敏译. -- 北京 : 群言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93-0140-8

I. ①好… II. ①雅…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捷克-现代 IV. ①I52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6328 号

策划编辑: 陈赫男

责任编辑: 侯莹 胡蔓青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 1 号 (100006)

网址: [www.qypublish.com](http://www.qypublish.com)

自营网店: <https://qycbs.tmall.com>(天猫旗舰店)

<http://qycbs.shop.kongfz.com>(孔夫子旧书网)

<http://www.qypublish.com>(群言出版社官网)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mailto:qunyancbs@126.com)

联系电话: 010-65267783 6526383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

印刷: 三河市耀德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1000mm 1/32

印张: 16

字数: 491 千字

书号: ISBN 978-7-5193-0140-8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编委会



○ 总 策 划 王丙杰 孙世祥

○ 编 委 翟民安 施 晗 枫 雨 王士汤  
张 敏 王盈盈 姚桂芳 兰 心  
苏易城 金远东 刘 锦 王 鑫  
文 翊 李 森 蓝心彤 文冬英  
张艺茹 张子悦 于文婧 刘 畅



经典文学名著是人类生活的教科书

# 前言

《好兵帅克》是捷克著名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所写的一部讽刺小说，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帅克在部队中的各种遭遇。本书一经问世，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小说的主人公帅克更是成了捷克家喻户晓的人物。

哈谢克于1883年4月30日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布拉格。他的父亲是一所高中的数学老师，在哈谢克13岁的时候去世。为了养家，哈谢克从高中辍学，成了卖药商人，后来他从一间商业学校毕业，在银行里谋得了一份小职员的工作，但不到几个月就被解雇了。1909年，哈谢克被任命为《动物杂志》的编辑，但由于他发表的文章中的很多动物都是他自己编造的，因此遭到了解雇。1915年，哈谢克应征入伍，被编在第九十一兵团。在部队中，他遇见的很多人和事，都成了《好兵帅克》一书的珍贵素材。后来，哈谢克逃到了俄国，加入了红军，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宣传工作。1920年，哈谢克应访苏的捷克社会民主党的请求，回到捷克开展革命工作，却被污蔑为奸细，生活过得非常艰难，也正是从那时起，

## ④ 好兵帅克

哈谢克开始写《好兵帅克》一书，将自己在部队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倾注其中。《好兵帅克》第一卷出来后，被讽刺的一批人纷纷站出来抨击哈谢克，但哈谢克并没有退缩，反而奋起迎战，继续写《好兵帅克》的二至四卷。遗憾的是，《好兵帅克》一书还没有完成，哈谢克就因病去世。

《好兵帅克》的主人公帅克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入伍前，他是一个狗贩子，入伍后，他是一名非常普通的士兵，全心全意地执行上司的命令。但奇怪的是，他越是对上司忠顺，闯出的祸就越大，经常让上司狼狈不堪，丑态百出。作者将帅克塑造成了一个憨厚、机智、幽默的形象，通过写他所做的各种看起来很傻的事，揭露了奥匈帝国的腐朽和黑暗，表现出了捷克民族对非正义和民族压迫的反抗。

总之，《好兵帅克》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它不仅风趣幽默，更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另类的反抗。

# 目录

|                        |     |
|------------------------|-----|
| <b>第一部 上火线以前</b> ..... | 1   |
| 第一章 好兵帅克预测了世界大战 .....  | 1   |
| 第二章 好兵帅克被关进了警察署 .....  | 9   |
| 第三章 帅克见到法医 .....       | 16  |
| 第四章 帅克被赶出了疯人院 .....    | 21  |
| 第五章 帅克又回到了警察署里 .....   | 25  |
| 第六章 帅克又回家了 .....       | 31  |
| 第七章 帅克参军 .....         | 39  |
| 第八章 帅克是一个装病的逃役犯 .....  | 44  |
| 第九章 帅克被拘留了 .....       | 58  |
| 第十章 帅克当上了勤务兵 .....     | 71  |
| 第十一章 帅克做战地弥撒 .....     | 91  |
| 第十二章 关于宗教的辩论 .....     | 99  |
| 第十三章 帅克为别人举行终傅礼 .....  | 103 |
| 第十四章 帅克又当上了勤务兵 .....   | 116 |
| 第十五章 大难临头 .....        | 138 |
| <b>第二部 奔赴前线</b> .....  | 150 |
| 第一章 火车上的厄运 .....       | 150 |
| 第二章 帅克远征布杰约维 .....     | 161 |
| 第三章 帅克的奇遇 .....        | 213 |
| 第四章 艰难历程 .....         | 249 |
| 第五章 从利塔河畔摩斯特到索卡尔 ..... | 264 |
| <b>第三部 辉煌的败绩</b> ..... | 294 |
| 第一章 行走在匈牙利大地上 .....    | 294 |



|     |                   |     |
|-----|-------------------|-----|
| 第二章 | 在布达佩斯 .....       | 340 |
| 第三章 | 从豪特万到加里西亚边境 ..... | 376 |
| 第四章 | 向前走 .....         | 411 |
| 第四部 | 再次辉煌 .....        | 446 |
| 第一章 | 帅克被误俘的日子 .....    | 446 |
| 第二章 | 临终的祈祷 .....       | 466 |
| 第三章 | 帅克再次回到先遣连 .....   | 473 |

## 第一部 上火线以前

### 第一章 好兵帅克预测了世界大战

“我们的斐迪南就这样被他们刺杀了！”女用人对帅克说。很早之前，帅克就因被军医审查委员会确诊为精神病而退伍了，从那之后，他就以贩狗为生，每天给各色各样的杂种狗伪造证明血统的文件。他患有风湿病，此时，正在用樟脑油不断按摩自己的膝盖。“米勒太太，请问是哪个斐迪南呢？”帅克一边问，一边继续按摩着自己的膝盖，“我认识两个叫斐迪南的人：一个在杂货铺里当伙计，他有一回竟然把一整瓶生发油都给喝了；还有一个是斐迪南·柯柯什卡，那家伙在街上捡狗屎。我以为就算这两个家伙全部死掉也不值得可惜。”

“不是的，先生，这回死的是斐迪南公爵，他住在科诺皮什捷，你了解的，他很胖，但是他很虔诚呀……”

“我的天啊！”帅克惊讶地大叫了一声，“真是太奇妙了！这事是在哪儿发生的呢？”

“在萨拉热窝，他被人枪杀了。您不知道，那把枪还是左轮手枪呢！那时候他正和公爵夫人乘坐小轿车经过那里。”

“米勒太太，您看看他多体面呀！坐着小轿车呢！当然，只有如他那般的大老爷才能坐得起小轿车。但他一定想不到，就算出门坐着小轿车，还是难免一死啊！米勒太太，这事发生在萨拉热窝吗？那不正是在波斯尼亚省吗？那凶手是土耳其人吗？其实，我们完全不应该去抢人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您看看现在是什么后果？这位公爵完了吧！他是不是受了半天罪才断气呀，米勒太太？”

“先生，他立刻就死了。你得弄明白，那可是左轮手枪，厉害着呢，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不久前，我们努斯列也有位先生拿着左轮手枪玩儿，最后把他家人都给打死了。门房听见枪声赶紧上楼去看，结果也被打死了。”

“米勒太太，您要知道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左轮枪，不管怎么打都没有声音，那玩意儿数量还挺多呢！但是它们可比打公爵的那支枪厉害。我敢跟您打赌，米勒太太，那个开枪打死公爵的人，一定是一个穿着讲究的人。这很明显，要开枪打死一位公爵，绝对不像流浪汉向看守园林的人打冷枪那样容易，难就难在不好接近他。像公爵那样的大人物，如果您的穿着打扮随随便便、破破烂烂的，怎么可能有机会靠近呢。最起码您得戴着高筒礼帽吧，不然还没找到机会动手呢，就先被警察抓走了。”

“先生，我听说刺客是一大伙人。”

“这是自然，米勒太太。”帅克一边按摩膝盖，一边说，“假如是您，打个比方吧，想去刺杀一个皇帝或者公爵，也得找些人商量一下呀，毕竟人多力量大。这个人出个点子，那个人想个办法，其结果就会像我们国歌上说的那样‘事业必定成功’。最关键的是，您得准确把握他们车子开过的那一个瞬间。这就好像，您应该没忘记那个当年用锉刀将我们的伊丽莎白皇后捅死的鲁谢尼先生吧？那时候他正和皇后一块儿散步呢，可真是人心难测啊！自从那件事发生之后，我以为再也没有皇后敢随便出来散步了。您等着瞧吧，米勒太太，以后会遇上这种事的大人物还有不少呢！就算是沙皇和皇后也难以幸免。那些人既然已经拿‘皇叔’斐迪南公爵开了刀，希望上帝保佑皇帝身上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了，他的仇人恐怕会比斐迪南公爵多很多呢！前段时间有个家伙在酒店里大放厥词，说道：‘这些做皇帝的总有一天会被干掉，就算是国家监察院也别想救他们。’这位老兄在酒店喝了酒却没钱付账，酒店老板无奈之下叫来了警察。谁知道那家伙不仅打了老板一个耳光，还扇了警察两巴掌。随后，警察不得不让他尝尝厉害，将他押上囚车带走了。米勒太太，您或许不知道，这种新鲜事还有很多呢。奥地利这回可又损失不小。我记得在我服役的时候，有个步兵开枪打死了一个大尉。那时候他拿了一支上膛的枪跑进办公室，负责的人不让他在那里闲逛，但他就

是不听，说有事情要找大尉。大尉出来后禁止他再出营房，他一怒之下端起枪打死了大尉。那颗子弹穿过大尉的身体打翻了桌子上墨水瓶，把公文弄得一塌糊涂，办公室也因为这件事乱得一团糟。”

“那个当兵的后来如何？”过了一会儿，帅克穿上外套，米勒太太问道。

“用裤带上吊了。”帅克一边刷着礼帽一边答道，“那根裤带还是他从禁闭室的看守那里借的呢！那时候他告诉看守说裤子总是掉。米勒太太，您说他做了这种事儿难道还等着别人过来枪毙他吗？那个倒霉的看守也因此丢了工作，还被判了六个月的监禁，但是还没到六个月他就逃跑了。据说他现在正在瑞士的一座教堂里当教士呢！现在世上没多少老实人了，米勒太太。我估计斐迪南公爵之所以在萨拉热窝被枪杀也是因为他看错了人，他肯定看见那个人对他甜言蜜语、唯唯诺诺，就觉得他应该是个好人，谁知道最后反而被对方杀掉了。他们向他身上打了几枪？”

“先生，听别人说，公爵身子密密麻麻的全是子弹眼儿，那些刺客将子弹都打光了。”

“这事干得可真干脆，真让人痛快。如果让我去干这件事，我非得去买把勃朗宁手枪，这种手枪虽然看起来像个玩具，但实际上两分钟里足以打死20个公爵了，不论是胖是瘦。当然，您可别告诉别人，米勒太太，胖公爵确实比瘦公爵打起来容易一些。您还记得葡萄牙的国王是怎么被本国人民打死的吗？那国王就是个胖子。您明白，那些当国王的人，有哪个是瘦子呢。好了，我应该到“杯杯满”酒店去看看了。如果有人过来取那只已经收了订钱的小狗，您就告诉他我已经将它放回乡下的养狗场里了，我刚给它剪齐耳朵没多久，要领出去起码也得等耳朵长好，不然会患上伤风的。还有，您帮我将钥匙交给楼里的门房吧。”

“杯杯满”酒店里只有一位客人，是警察署里的一名密探，叫作布雷特施奈德。酒店的老板巴里维茨正在旁边清洗碟子，布雷特施奈德想要跟他说点事儿，但却一直说不到正题上。

巴里维茨是出了名的粗人，说出的每句话里都带点儿脏字，但他又挺有文化，不管见了谁都推荐人家读一读老近卫军在滑铁卢之战中答复英国人的最后那一段，也就是雨果描写拿破仑的终章。

“今年夏天真好呀！”布雷特施奈德打算开始谈正经事了。

“哪里呀，简直糟透了！”巴里维茨一边把洗好的碟子放到碗柜里，一边说。

“那些人在萨拉热窝可是帮我们干了一件大好事啊！”布雷特施奈德心怀最后一线希望说道。“哪个萨拉热窝？”巴里维茨不解地问道，“难道是在努赛尔酒店？那里每天都有人打架，早已经声名远扬了。”

“不是那里，掌柜先生，是波斯尼亚省的那个萨拉热窝，斐迪南公爵在那里被一群人刺杀了，您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

“这些破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谁要是想让我管这样的事，那就请他来吻一下我的屁股吧！”巴里维茨一面谨慎地答道，一面点着他的烟斗，“现在这世道，谁要是想找死，谁就去管这档子闲事。我是商人，顾客想进来喝杯啤酒，我就倒给他。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什么公爵死了，跟我有什么相干！谁要想管这些鸟事，那就让他去庞克拉茨蹲班房吧，那里有一所布拉格的大监狱。”

布雷特施奈德失望地向寂静的酒店四周望了望，不吭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找了另一个话题问：“您挂镜子的地方以前曾挂过一幅皇上的画像吧？”

“算你说对了。”巴里维茨说，“以前是挂过，但后来因为苍蝇在画像上拉满了屎，我就把它扔到顶棚上去了。您应该知道，要是哪个多嘴多舌的家伙随便扯句闲话，也许就会给我惹来一堆麻烦，老子我犯得着吗？”

“掌柜先生，萨拉热窝那边一定糟透了吧？”

对这个直入主题却又阴险狡诈的问题，巴里维茨回答得更加谨慎了：“嗯，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一向都热得要命。我在那儿当兵的时候，还得给我们上尉的头上搁冰块呢。”

“掌柜先生，您还记得您在哪个团服过役吗？”

“这种屁事我可记不清了，我从不关心这些鸟事，也从不过问。”巴里维茨先生回答说，“不多管闲事，不惹是生非。”

布雷特施奈德只好不再吱声了，他的脸一直阴沉着，直到帅克进来才好转起来。帅克跨进门槛，要了杯黑啤酒，说道：“今天维也纳也披麻戴孝了。”

听完帅克的话，布雷特施奈德的眼中又充满了希望，连忙说：“在科诺皮什捷挂了10幅黑纱呢！”“是吗？不是挂12幅吗？”帅克喝了一大口啤酒后说。布雷特施奈德又问：“您为什么说是挂12幅呢？”“一打，好记数，又好算钱，再说了，成打买总比零买便宜。”帅克回答说。

又是一阵沉寂。帅克自己长叹着说道：“唉！还没等到当皇帝那天就死了。想当初，我服役的那时候，有个将军从马背上摔下来，稀里糊涂地就断了气。当时我们还想把他扶到马背上歇着，可哪知他只剩往外冒的气儿了。本来这位将军准备升为元帅，可是他却在那次演习中死了。我发现，这些演习，招来的净是些坏事。记得有一回我也赶上了这种演习，他们看到我的衣服上少了20粒纽扣，就立刻把我关进了禁闭室，关了我足足有14天。因为我被‘绞麻花’（奥匈帝国军队中的一种酷刑）了，所以在开始的两天，我简直就像个重病号一样起不了床。可仔细想一下，军队讲究的就是一个纪律，没有了纪律，军队就乱套了，我们的上尉马科维茨经常告诫我们说：‘对你们这样的浑蛋就得讲纪律。要不你们就会目无王法，就无法无天了，像猕猴一样爬到树上去。你们这群猪，军队是要把你们变成人的！’这话简直对极了！您想想看，如果在公园里，比如说在卡尔拉克的每棵树上都蹲着一个不守纪律的士兵，那成何体统！我最害怕的也就是这个。”

“在萨拉热窝那件事，”布雷特施奈德把话题又转回来，说道，“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

“如果您这样想，那您可错了。”帅克回答道，“这全部是土耳其人干的，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省而干的。”帅克转而就奥地利对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发表一通长篇大论。“这次，接着土耳其在1912年败给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他们本来是想让奥地利帮忙的，但奥地利没答应，于是他们就把斐迪南给杀了。”

帅克转过头来问巴里维茨掌柜：“您讨厌土耳其人吗？您讨厌那些信奉邪教的兔崽子吗？非常讨厌，对吗？”

巴里维茨说：“顾客就是顾客，土耳其人也是顾客。对于我们这些开酒店的来说，什么政治不政治，屁用没有！您付了酒钱，在店里坐下来，爱扯什么扯什么，那是您的事，这就是我的规矩。我才

不管干掉斐迪南公爵的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是回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是捷克自由党人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反正对我没什么影响。”

“不错，掌柜先生。”布雷特施奈德开口了，他又开始希望能从这两个人中抓到一个口实，“但您也得承认这对奥地利肯定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帅克抢在掌柜之前答道：“损失是损失，这一点没法儿否认，并且是一个可怕的损失。不是随便哪个二百五就能代替斐迪南，只可惜他应该长得再胖些。”

“您这是什么意思？”布雷特施奈德开始兴奋起来。

“什么意思？”帅克满意地答道，“我是说，如果他再胖一点儿，就会在这以前，也就是在他还在科诺皮什捷时就中风死了，那时他经常追赶那些到他地里捡柴火、拾蘑菇的老太婆。如果他再胖一点儿，就不会死得这样难看了。怎么说他也是皇帝老子的叔叔呀，他们竟敢把他干掉！报上都登满了这些事，真够丢人现眼的！早些年，在我们布杰约维的小镇子上，为了一点儿小事，有人拿刀把一个叫普谢季斯拉夫·卢德维克的牲口贩子给干掉了。他的儿子叫博胡斯拉夫，现在谁也不买他儿子的猪。都说：‘他就是那个被人捅死的牲口贩子的儿子，也一定是个无赖！’最后，他实在没办法了，只能从克鲁姆洛瓦桥上跳到伏尔塔瓦河里，寻了短见。人们还是把他打捞上来，救他，把他肚子里的水给挤出来，大夫还给他打了一针药水，但他还是死了。”

“您这个比方有点太过稀奇古怪。”布雷特施奈德别有用心地说，“您开头说的是斐迪南，现在怎么又把他和牲口贩子扯到一起去啦？”

帅克申辩说：“天知道，我可不是拿谁比作谁。掌柜先生了解我，我从不把谁比作谁，对不对？我只是替公爵夫人担心罢了，她现在怎么办？孩子们没有了爸爸，科诺皮什捷领地又失去了领主。如果再嫁给别的什么公爵，结果又会怎样呢？她还有可能和他一起坐车经过萨拉热窝。前几年，在赫卢博卡附近的兹利维，有个看护园林的人，名字叫平倅儿，很难听。后来被偷猎的人用枪打死了，留下一个寡妇和两个孩子。过了一年，这个寡妇又嫁给了米德洛瓦尔的一个护林员，叫佩皮克·夏活洛维茨，又被偷猎的人打死了。

这寡妇第三次嫁人，还是嫁给一个护林员，她说：‘连续遇害，这次要是还交不到好运，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谁知道这个护林员竟然也被人打死了。她跟前后三个护林员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当时，她直接找到赫卢博卡地区爵爷的公事房去诉苦，说她嫁给这些护林员吃尽了苦头。于是他们又把她嫁给拉日茨堡一个叫雅列什的渔夫。结果这个渔夫在打鱼的时候被淹死了！她还跟他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她嫁给沃德尼亚那地方的一个阉猪倌，可是，那个家伙一天半夜用斧头把她劈死了，自己随后去投了案。当皮塞克州法院把他吊起来上刑的时候，他居然把牧师的鼻子一口咬了下来，说他没什么可后悔的，还说了许多对皇上不好的话。”

“您知道他说了些什么关于皇上的话？”布雷特施奈德急切地追问道。

“这我可不敢对您说，谁也没有这份胆量来重述一遍。听说他骂的话难听极了，那个法官当场就吓疯了！他们怕他把这些话泄露出去，到现在还把他隔离着呢！这可不是那些随便骂皇帝老爷的酒鬼啊。”

“那么，人们醉了的时候都是怎么辱骂皇上的呢？”布雷特施奈德又问。

“好啦，先生们，不要再说这个话题了。”巴里维茨说，“你们知道，我可不喜欢听这些鸟事，冒冒失失地乱说话，会惹麻烦的。”

“人们醉了的时候是怎么辱骂皇上的？”帅克把布雷特施奈德的问题又重复一遍，“什么话都有。里面要是有一半是真话，就能够让皇上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你想想，他儿子鲁多尔夫正当壮年就死了，他老婆伊丽莎白也被别人用锉刀捅死了，接着杨·奥尔特又失踪了，而且他那个在墨西哥当皇帝的兄弟被处死在一个碉堡墙前。现在，叔叔又让人给打死了。还有这么个醉鬼的一番咒骂，他怎么能受得了呢？要是今天打起仗来，我一定自愿当兵，为皇上流尽最后一滴血。”

帅克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接着说：“你以为皇上会这样善罢甘休吗？要是这样的话，你就太不了解他了。他肯定会和土耳其打仗的。而且这场仗是免不了的，而且塞尔维亚和俄国来帮我们，那样的话，就会有无数的死伤了！”



帅克神采奕奕地预言着未来。他纯真的笑脸像一轮满月，焕发着热忱。对他来说，一切都简单明了。

“也许，”他继续想象着奥地利的前景，“我们和土耳其人开战的时候，德国人会攻打我们，因为他们都是头号大浑蛋，而且他们是一伙的。不过我们可以和法国人结盟，他们从1871年开始就瞅德国人不顺眼了。然后，各个国家就会行动起来。仗是要打的，我看，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布雷特施奈德站起来，满脸严肃地说：“您也不用多说了，跟我出来一下，我有话对您说。”

帅克跟着密探走到过道，一个小小的意外正在那儿等着他：他的酒伴向他亮出双头鹰徽章，并且宣布他已经被捕，并且要马上押他到警察署。帅克竭力狡辩，说这一定是一场误会，他完全清白无辜，一句冒犯他人的话都没说。但是布雷特施奈德告诉他，他已犯了好几桩罪，其中包括叛国罪。

随后，两人又回到小酒店。帅克对巴里维茨掌柜说：“我喝了您五杯啤酒，吃了一根煮香肠加一个角形小面包。请您再给我来一杯李子酒，我也该走啦，因为我已经被捕了。”

密探也向巴里维茨出示了双头鹰徽章，打量了他一阵后问道：

“您结婚了吗？”

“是的，先生。”

“您太太能独自照顾这生意吗？”

“还可以，先生。”

“那么，掌柜先生，”布雷特施奈德微笑着说，“那麻烦您把您太太叫到这儿来吧，把买卖托付给她，我们晚上就会过来把您带走。”

“别担心，”帅克安慰他说，“我也只是为了一桩叛国罪要被抓到那儿去的。”

“可是我有什么罪呀？”巴里维茨神情紧张地说，“我可是十分小心谨慎的啊！”

布雷特施奈德得意地笑了一下，说道：“就因为您说在皇上的画上满是苍蝇屎，我要把您这些该死的想法统统挖出来。”

帅克无奈地带着他那和善而淳朴的笑容，跟着布雷特施奈德离